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賜進士第高舉都察院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左軍務兼糧餉墓等輦都尉是沈鼎集

宋紀一百六十八

起旃蒙協洽正月盡柔
兆涸灘十二月凡二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端平二年

蒙古太宗七年

春正月乙未朔帝不視朝

丙申詔

中書後省將端平改元以來中外言事書疏科別其申明條目速與繳入以便省覽繼自今計月類進送之中書俾大臣參閱酌行如紹興故事 詔三衙沿江京湖

四川兩淮制帥并諸處軍帥非臨陳對敵至于軍令不

得遽行誅戮如罪犯顯著須按實取旨 庚子詔榮王府皇后宅置教授各一員皇后宅可依紹興舊典四姓小侯立五經師之遺意 丁未詔京湖四川兩淮制臣帥臣所宜練兵恤民峙糧繕器經理營屯控扼險阻使警飭之嚴常如敵至諸軍將士眈已第賞所枉速與放行或一時有失條具並以名姓來上其中原歸附人忠節可尚當眠功推賞隨材錄用毋使失職 辛亥詔曰國家進士之科得人爲盛比年場屋循習寬縱易卷假手傳義之弊色色有之深恐真才實能無以自見可令監試官嚴行覺察犯者依貢舉條制取中人就尚書省

覆試以副親策之選 甲寅禮部尚書兼侍講李直奏
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頤
程頤十人卓然爲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又請將子
思併與陞祀列在十哲之間從之 丙辰以帶御器械
兼權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孟珙黃州駐劄珙入對
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
和議珙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
至黃增埤濬隍蒐討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
三萬閒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
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丁巳詔經筵所進讀通鑑綱

目 辛酉以寧淮軍統制程芾爲蒙古通好使浙西路
兵馬鈐轄王全副之各偕金帶服繫尋以杜顯爲添差
通好副使時江西安撫使史嵩之力主和議起居舍人
袁甫言臣與嵩之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
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
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易於主和朝廷亦未
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 詔知衢州蔡節削二秩以
本郡會價抵減故也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丁卯
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蒙古城和林
作萬安宮和林本回鶻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所使安

撫使劉敬城之并命營建萬安宮設宮闈司立驛傳以
便貢輸城成周圍五里許 蒙古以宋子貞爲東平行
臺右司郎中子貞長子人也先在嚴實幕府爲詳議官
時蒙古略定中原諸事草創實建行臺統五十餘城州
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專
以培克聚斂爲能官吏相與爲貪私以病民子貞仿前
代觀察采訪之制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立爲程式與
爲期會黜貪惰獎廉勤官府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
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鄉寨擅其賦稅幾四百所子
貞請罷歸州縣實初難之子貞力言乃聽人以爲便

三月乙巳以會從龍兼同知樞密院事真德秀參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侍讀陳卓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以權兵部尚書余鑄監察御史丁伯桂同提領會子所官公共措置商權收換事竣

乙卯詔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李璣專提領高宗正史 夏四月都省言第十六十七界會子散在民間爲數浩汗會價日損物價日昂若非措置收減無由增長詔令封樁庫支撥度牒五萬道四色官資付身三千道紫衣師號二千道封贈敕告一千道副尉減年公據一千道發下諸路監司州郡廣收兩界

旨子 前權發遣肇慶府陳雷奮入對言廣東民兵首領事帝曰廣東民兵之制如何雷奮曰止爲保衛鄉井無調發之擾無出戍之勞且臣所奏民兵不止爲廣東設伏見親政以來百度振飭未見成效大驗者何也良由竭東南之力養百萬之兵財力既竭內治不易兵力既殫外攘亦難願陛下於民兵加之意非惟可以摧姦雄之膽絕盜賊之萌當不費億萬而盡得天下精勇之用帝曰廣西曾行之否雷奮曰廣西前後帥臣未能行此然二廣賴民兵之用爲多如向者廣東峒寇陳三槍之叛招捕陳韓正藉民兵叶力收獲如近者廣州戍卒

之叛既自兵變自難以本州之兵制之崔與之實率首領民兵登城捍禦叛卒遂遁此皆已試之效陛下若由二廣推而行之澤被生靈者廣矣帝首肯再三 丁卯臨安火 庚辰宰執言節用自貴近始積財在於節用律下當以身先請將俸給自五月始減半幫支痛自撙節以示表勵從之乙酉刑部尚書李璫請捐俸給之半繼是卿監亦上捐俸之奏詔不許 丁亥太白晝見

戊子大閱 五月癸巳朔監察御史李宗勉言廟堂更化之始將兩界會子亟易勞費特甚行之日久折閱如故不若節用而省退官吏充爲內外營繕支費浮泛務

從節約其監司帥守既無苞苴饋運之費儘可撙節以爲稱提之助從之 丙申以軍民交關罷和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趙勝以韓昱爲帶御器械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鑑帶御器械權主管步軍兼馬軍司職事進知平江府張嗣古知嘉興府趙與憲官各一秩以和糴有勞也 甲辰參知政事真德秀薨諡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爲史彌遠所忌屢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仕宦所至有惠政不愧其言 庚戌以喬行簡兼參知政事 六月癸亥詔殿前司招制刺一萬人補諸軍效用闕額統制常思訓

以軍閥削二秩勒停從淮西制司自效將佐責降有差
復令揀汰軍士年老無依尚堪披帶者且與孖鹵 戊
寅以鄭清之爲左丞相喬行簡爲右丞相竝兼樞密使
己卯以葛洪爲資政殿大學士仍提舉洞霄宮 庚辰
祈雨錄行在繫囚 時會要書成召李心傳赴闕爲工
部侍郎上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
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千陰陽之和也陛下宥
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
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旣無能改於其舊
而殆有甚焉廉平之吏所在罕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爲

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
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
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檢稅不盡而
民怨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
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
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祲饑饉史不
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
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
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
聞卻絕則苞苴直行矣鰥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

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望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秋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早雖烈猶可弭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然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 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院事 賜禮部進士吳叔告以下四百五十四人及第出身 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帝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人材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

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餘者次也用人之道
無逾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
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實無別君
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
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
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
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
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
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
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詎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

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知陛下非疎遠正人非厭
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
斷者必是非利害胸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
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
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
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
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盜賊
跳梁雷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
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凜凜枉于一
人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君德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

有絲髮黃緣者孰不乘閒伺隙以求其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蒙古主

命皇子庫端

舊倫開端今改

庫春

舊倫曲山今改

等侵蜀漢及江淮又

命皇子庫裕克

舊倫貴山今改

姪莽賚扣

舊倫蒙古哥今改

伐西域唐古

婁庫齊

舊倫魯火山今改

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

南征中州戶每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初議者欲遣

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以爲得制御之術耶律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

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 秋七月戊戌
太白經天 崇政殿說書袁詒言竝命二相當盡心副
委任之意今中外多事而左相辭遜右相畏避各事形
迹緩急若何宜宣諭二相力行公事帝曰卿議論極當
甲辰祕書郎兼莊文太子府教授應繇請建儲帝曰
此事祖宗自有典故繇曰仁宗晚年因大臣有請方能
爲此高宗春秋鼎盛未誕皇嗣乃能以天下爲公選宗
室子育之禁中眞度越千古帝然之 庚申禮部尚書
魏了翁上十事不報 袁甫進言剛之一字最切於陛
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漢元帝唐

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
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
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也 蒙古將昆布哈

舊作口溫
不花今改

侵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

於上牖而還 閏月壬戌朔祕書省正字王邁言竝命

二相宜鈞責任帝曰朕當戒諭二相使之同心協力共
濟國事邁曰若不戒飭恐成朋黨之風帝曰朕任清之
甚專但以天下多事非一相所可理故以行簡輔之行
簡之用斷自朕心 己巳魏了翁進讀大學因言誠字
雖係藩邸舊名考之故事未嘗偏諱蓋此字紀綱斯世

若科舉文字皆避場屋未免疑惑乞聖語許免迴避以
廣陛下之謙詔不必避 丁丑兵部郎官邱岳言軍士
貧悴帝曰軍人所請不多適值物貴不足贍給軍心不
安實原於此岳請放行戰功及去夏河南諸路恩賞帝
曰已曾理會岳曰外閒實未施行 戊寅喬行簡請百
司庶府俟宰相每日依時出堂之後方許迴歸庶事務
皆得及時剖決而無滯積之患詔百司庶府竝合遵行
可榜朝堂 壬午臣僚請宣諭沿江兩淮荆襄帥各釋
私憾協志同謀調度通用急難相濟或玩視詔書復相
疑貳者遏之選大臣有實望者俾居督府或畀宣撫之

任置之荆淮之間統帥列閫專其節制而總事權不惟
平居暇日調一其心臨事之際亦可如臂指之相使從
之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兩浙州軍決繫囚杖
以下釋之仍蠲贖賞錢丁亥以全子才及軍器監簿
劉子澄相繼夜遁遣乘輜重竝奪二秩子才衡州居住
子澄瑞州居住八月詔浙西臨安平江嘉興鎮江府
常州安吉守臣將未修復園田許官民戶承佃經理
乙未太府寺簿王極言邇來星變屢形於天軍變屢作
於下秋成在望積陰多霖願陛下積誠以動天權度邊
防不致鹵莽帝然之軍器局監正杜範言陛下親覽

大政二年於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有漸不如
舊之憂其弊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以天位之重而
私意未能淨盡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
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
工或侈於私費隆體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
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
著同列之意不孚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
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
容有未去則條教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好議
論者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卽有厭棄儒學

之心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也 甲寅惠陽建陽京口
諸軍倫亂討平之 乙卯以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仍
圖像於昭勳崇德之閣 主管官告院錢相言外而諸
帥內而二相不相協和事會孔殷民情叵測至於佩劍
相笑矛盾相攻帝曰諸帥已戒諭相曰諸帥責任雖分
統制則一若彼此不知緩急豈可相應也 丁巳知建
昌軍徐臬朝辭論江淮海道利害帝曰淮兵不爲不多
臬曰義勇忠義雖多正兵甚少帝曰義勇亦可臬曰皆
沿淮戀土之民未必人人可用秋高馬肥當明閒諜嚴
邊備 九月丙子李宗勉請詔大臣檢炤鄭寅等所陳

節略項目詳加審訂始自宮掖次而朝廷又次而郡國皆以節省爲務毋牽私情毋惑浮議日計之雖不足歲計之則有餘仍出內帑所儲收兩界湓敷會子行之數載自有成功從之 己丑詔端平親政以來務革前弊

禁約求舉馳書事目之類近聞循習如舊害政尤甚自

今內而百司外而臺郡月具無請托事申御史臺仍令

常切覺察 冬十月蒙古塔斯舊倫塔思今改破棗陽庫春徇

襄鄧塔斯引兵攻郢鄧瀕漢水城堅多戰艦塔斯命造

木筏遣汶上達嚕噶齊舊倫達魯花赤今改劉巴圖魯舊倫拔都爾今改

將死士五百乘筏進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力拒之塔斯

引騎兵沿岸迎射復明戰歿士卒多溺死城堅守不能

下塔斯乃擄掠而還

攷異宋史本紀端平二年不載蒙古兵攻郢據元史太宗紀七年十

月庫春圍襄陽拔之遂徇襄鄧入郢擄人民牛馬數萬而還塔斯傳亦繫其事於乙未冬即端平二年也宋史於端平三年二月詔以大元兵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奮勇戰歿其贈三秩仍官其二子死傷士卒趣具姓名來上蓋用兵狂二年之冬贈恆狂三年之春

宋史文有闕略耳今從元史紀傳書之

金旣亾郡

縣以次降於蒙古鞏昌總帥汪世顯猶設城守旣迺與眾議降會蒙古庫端入蜀次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道左庫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狂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又問曰金亾已久汝不降果誰爲耶對曰大軍

迭至莫知適從惟殷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合城軍
民是以降也庫端大悅戒其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舊
職帥所部從征世顯遂絕嘉陵進趨大安庫端資其糧
械十一月乙丑詔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會從龍
爲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軍馬禮部魏了翁爲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以同知樞密院事
鄭性之兼權參知政事戊辰詔給兩督視府隨軍支
用之費金各一千兩銀各五萬兩度牒各一千道會子
各五百萬緡壬申都官郎官葛逢言趙范趙葵陳韓
素不同心帝曰置兩督視須可使諸將協和逢又言人

才難得過有大小當多事時亦當斟酌而用之帝曰有過者不可例棄甲戌臣寮言敵侵蜀境制臣趙彥呐連年調度師老財殫兵分力薄若上流不固則吳楚有衝決之勢願以保蜀爲念倘有申請悉爲報從或遣襄陽援兵早爲起發諸司應於錢物無分彼此悉力傾助以扶其危從之戊子安南國貢方物蒙古中書省請契堪大明歷從之十二月壬寅魏了翁陞辭賜便立詔書如張浚故事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國乃命出視師會曾從龍卒兼命督

視江淮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爲參謀官趙善翰
馬光祖爲參議官甲辰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雷 蒙古庫端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稼在沔
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
奇功甚多至是庫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
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
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
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如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
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是吾志也已而竟行畱稼守
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河無城依山

爲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爲疑兵彥呐至且口帳前總
管和彥威以軍還河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
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兵大至璘遁河州
遂破眾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
死河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
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旣而
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揮甫畢蒙古
眾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蒙古乃退友聞遂引兵
入扼仙人關友聞彬十二世孫也 杜範吳昌裔徐清
叟竝擢監察御史時論翕然稱之範疏言曩者權臣柄

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迴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日以鑠朝廷紀綱日以壞帝淡然之昌裔疏言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畱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畱士氣銷喪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袞助

國脈也 是歲蒙古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
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
九百七十五

端平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

春正月己未朔詔以星行失度雷發

非時免天基節上壽宴

吳昌裔疏言曰今大昕坐朝

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
有耽樂怕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
爲君心之慮外則子弟寡謹爲明政之累游言噂沓寵
賂章聞欲簫勺太和得乎 蒙古萬安宮落成諸王各
治具來宴會蒙古主手觴賜耶律楚材曰朕之所以推

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蒙古主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蒙古主曰朕亦度必無此人 蒙古有于元者奏行交鈔耶律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 壬申蒙古兵連攻洪山張順翁大成等禦之 二月己丑大理評事趙崇微請謹天變于未然帝曰不可不存敬畏之心又言今日不可玩者在邊兵帝曰

北軍多可慮方所以安之 甲午詔以統制李復明
戰歿江陵贈三秩仍官其二子 前知安豐軍王瓚言
今日備邊之計宜於新復州軍畱息以衛光畱壽春以
衛安豐畱泗以衛招信畱漣水以衛山陽帝曰正欲如
此瓚又論沿邊事宜以節制多門爲慮帝曰開督府正
欲統一事權 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甲
辰起居郎吳泳疏論淮蜀荆襄捍禦十事不報 己酉
詔魏了翁依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廷臣多
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雖恩禮赫奕而督府陳奏
動相牽制甫二旬復以建督爲非遂召還前後皆非帝

意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致異了翁召還理宗紀
作甲辰今從宋史全文

以陳

韓爲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史高之爲淮西制置使

兼知廬州

甲寅以祈雨決中外繫囚

蒙古主命應

州郭勝鈞州富珠哩玖珠

舊倫字木魯
九任今改

鄧州趙祥從皇

子庫春充先鋒南伐

三月戊午朔詔前知光化軍扈

斌特與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廣東摧鋒軍拘管以

其棄城也

辛酉廣東英德大水賑之

癸未太學博

士斗祥進言邊事方急莫有任其責者帝問如何斗祥

曰此士大夫畏事之過願陛下奮發剛斷大明黜陟庶

幾人樂爲用天下無全才惟陛下兼收竝用隨才而器

使帝曰然用其所長當護其短 京湖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北軍王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旣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御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有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萬金銀鹽鈔不與焉皆爲蒙古所有南軍大將李虎因亂劫掠襄陽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范削三落職仍舊職任 左司諫李宗勉上言均房安蘄光化等州兵禍甚烈然江面可以無憂者獨有襄陽今又

告變矣襄陽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
晉之所慮猶在秋冬今之所慮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
則事迫勢蹙必有危亡之憂悔將何及是月蒙古復
修孔子廟及司天臺夏四月己亥試將倫監兼知臨
安府事顏頤仲論用人當久住帝曰用得其人不必數
易又言人主一心攻之者眾帝曰常持敬心則不爲外
物所移己酉以魏了翁爲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了翁
復力辭詔提舉洞霄宮侍御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
幾四十年國家人才焯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
還處以台輔不報帝追悔開邊釁命學士吳泳草詔

罪已監察御史王萬謂泳曰用兵固失計之甚恐亦不
可示弱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泳
然之癸丑詔曰朕猥以眇躬獲承丕緒屬饑金之寢滅
而蒙古之與鄰不利西南蓋嘗躡階成而援興沔其在
辛卯遽乃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
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將布失於國中
以志吾過但使雷屯於塞下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
駭北騎之深入重以均房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機肆
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
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

苟爲之騷然有足憫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
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遂令有眾多告
非辜朕方施令發政以爲緩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
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咨爾羣僚體予
至意 蒙古復破隨郢二州及荊門軍殿中侍御史李
宗勉率全臺言曰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
存亡諸司邊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岵失九郡今郢破
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
邑邱墟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浹自貶損
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賊哱世臣隨力輸

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東淮西爲二帥而以江
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
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
充游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
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眾擾我上流江
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強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綰以奉
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 初蒙古惟事進取所降
之戶因以予將士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充攝至是
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克舊倫忽都
虎今改領之始隸州縣時
羣臣皆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眾皆曰我朝

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亾國之政耶律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之及忽圖克以所括中州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楚材曰裂土分民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詔命除恆賦外不令私自徵斂差可久矣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一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

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以爲永額
朝議皆以爲太輕楚材曰佗法於涼其弊猶貪將來必
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蒙古近臣議收民牝馬耶
律楚材曰中原皆田獵之地今若行之後必爲民害從
之時工匠製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
遂爲定制 五月甲申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
州葵墾田治兵邊備以飭 六月癸巳直煥章閣知慶
元府沿海制置趙與憲朝辭論沿海便宜及三邊事體
帝曰慶元控制海道如招軍造船團結訓練等事宜畱
意施行 丁酉錄行在繫囚 己亥洪咨夔上遺表詔

咨夔鰥亮忠愍有助親政可特與執政恩數 壬寅權

發遣泰州蔡節朝辭言皇嗣未立帝曰祖宗自有典故

見今討論 甲辰右正言李韶言江西憲司奏吉州太

和縣豪民陳聞詩脅取鄉民田產殞死者數人有司勘

究具得其實事上於朝尼而未行官弱民強漸不可長

請將聞詩同進士出身駁放仍照條坐罪從之 戊申

直寶謨閣知婺州陳庸熙言當舉皇祐典禮以太祖太

宗寧考竝配于明堂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聞 蒙

古邛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

經史召儒士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 秋七

月丁卯以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性之爲參知政事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李鳴復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雨血 八月癸巳以久雨詔出常平倉米千石賑粟以平市價 戊申監察御史王極言二浙諸郡雨水爲沴禾稼害於垂成請下有司預椿錢米賑贍災傷併下倉漕兩司議蠲稅賦仍錄貧乏速議賑濟之 蒙古破襄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與之偕謁蒙古主至是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徒樞招至稍眾及破棗陽特穆爾岱欲坑士人樞力與

辨得脫死者數十既破德安得儒者趙復復以儒學見
重於世及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密說百端曰徒死
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復強從之至燕名益著學徒
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密亦得覩程頤朱熹之書
九月己巳朝饗景靈宮庚子朝饗太廟雷辛未有事
於明堂大赦大雨震電癸酉避正殿減膳徹樂求直言
乙亥左丞相鄭清之右丞相喬行簡竝罷爲觀文殿
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以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
使判漳州王邁應詔上封事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
黷藥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

天與寧考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煇尊寵，網淪法教，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懞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朝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分也。監察御史唐璘言：「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以縱欲敗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昵戚宦，濁亂朝政，自取滅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

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
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
修途暮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
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降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
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無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
也帝爲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
淮西帝嘉納 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
于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
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

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岷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而吾步兵所短況眾寡不敵豈可以平地控禦彥呐不從友聞計以寡擊眾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自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

巴圖魯

舊倫入都魯今改

及塔爾海

舊倫達海今改

帥步騎萬餘人往

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陳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淖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計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事聞賜友聞諡毅節 金旣亡唯秦

鞏二十餘州久未下耶律楚材言往年吾民逃罪或萃
於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皇子
庫端招諭諸州皆降惟會州都總管郭斌猶爲金守蒙
古兵攻之斌聚城中金銀銅鐵雜鑄爲礮以擊攻者殺
牛馬以食戰士蒙古兵不能猝拔冬十月食盡斌命積
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將校妻女自焚之率將士於火
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戰久士率有弓絕矢盡
者挺身入火中斌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矢無不
中者矢盡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
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訖復投火死蒙

古將安篤爾

舊倫按竺邇今改

聞之命保其孤

攷異元史安篤爾傳以破會州

爲甲午年事今參攷元史本紀耶律楚材傳及金史忠義郭蝦蟆傳定倫丙申

壬寅蒙古破

固始縣淮西將呂文信杜林率潰卒數萬叛六安霍邱

皆爲羣盜所據

丙午蒙古庫端兵破宕昌殘階州攻

文州知州劉銳

攷異元史安篤爾傳倫劉祿今從宋史

通判趙汝臯乘城

固守晝夜搏戰安篤爾率蝦手爲先鋒攻之久不下謀

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卒無

叛志安篤爾率勇士梯城先登銳度不免集家人授之

藥皆死幼子同哥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咸

慟城破銳及二子自刎死汝臯被執斃之軍民同死

者數萬人 行大理寺丞趙絳言近者累雨疾雷上下
震懼固知所自宜有以答上天之變帝曰朕未嘗不恐
懼修省絳對曰願此心固閒庶可回歉歲爲豐年 安
南國陳日照遣人入貢制授安南國王仍賜效忠順化
功臣 蒙古安篤爾招徠吐蕃諸部族賜以銀符略定
龍州遂與庫端合兵進破成都會聞皇子庫春薨庫端
旋棄成都而去 十一月丙辰臣寮言敵踐荆襄士馬
潰失諸郡月運錢糧請下湖廣總所具實來上按月督
趣通前頓積以備收復招募之用從之 庚申度支郎
官兼權左司郎官趙必願言近臣除授意向不明況當

天下事變方殷之日虛鼎席以召老成意者其未必來
帝曰崔與之既不至朕委政事于二參必願曰二參固
同心輔政然天朝豈容不早命相帝曰然 壬戌倉部
郎官蔡節進對帝曰崔與之有疏辭免未知曷日能來
節曰與之年高地遠病多臣料其來未可必帝曰相位
固不可久虛然亦欲委任得人節曰天下之勢危若累
卵不可一日無相帝是之 乙丑以喬行簡特進左丞
相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 戊辰詔戒飭百官 唐璘
疏劾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
賄拔庸將爲統帥起賊吏爲守臣請削籍廢棄鄭性之

儒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引陛下
國事至此不敢顧私璘論事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嚴
憚之殿中侍御史杜範亦劾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社
及其子招納權賄貪冒無厭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
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
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
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人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
鳴復抗疏自辨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合臺劾之不報
範遂去位 壬申詔謁被水州郡新舊苗稅監繫贓賞
等錢及民間逋欠轉息過本者 蒙古昆布哈入淮西

斬舒光三州守臣皆遁昆布哈合三州人馬糧械趣黃
州游騎自信陽趣合肥詔史嵩之援光趙葵援合肥陳
韓過和州爲淮西聲援 蒙古特穆爾岱攻江陵史嵩
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江而自以全師繼其後
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烈焰照江數十里相接
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奪
所俘二萬口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眞州知州邱岳部
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
橋以強弩射殺其致師者一人蒙古兵少卻岳曰敵眾
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礮石待之西城

兵至伏起礮發殺其驍將蒙古眾大擾岳遣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始引去 十二月辛卯軍器監兼權樞密副都承旨王埜請聯絡江淮賑卹邊民討捕盜賊帝曰江淮之勢如何埜言不過重一閫之權以統之帝曰流民可念埜曰流民紛紛蟻聚弱者困斃強者剽掠帝爲之蹙額因曰江西之寇尚未平埜曰寇始于衡之邵縣侵犯吉州今南安峒寇又發向有淮兵可調今無以應遂集鄉丁合禁軍共爲勦除非以一官兼總兩路討捕之事則權不一帝曰如三節制之類埜曰事正如此願陛下思之帝曰然 詔沿江州郡如遇江北流

民入界多方措置存著無令暴露仍于所管官錢米內
支撥抹濟其閒有強壯願爲軍者填刺軍額收管給請
庶不致失所以稱朕勞來安集之意 壬寅左諫議大

夫兼侍讀李宗勉言沿江諸郡所在單弱安有餘力爲
勞來安集之舉若不別伦措置畫策恐詔旨徒爲美觀如
安豐濠梁歷陽管下開順六合含山等處居民渡江畱
在江北強壯結寨拒守恃其聲勢因而伦過不早收拾
展轉滋蔓猝難殄滅恐爲敵人所得宜詳酌科降錢糧
告牒令沿江淮西制置司亟伦措置凡流民過江北者
令陳韓存卹強壯之畱淮北者令史嵩之遣官招募不

順者發還本處籍爲民兵從之 甲辰詔以來年爲嘉
熙元年 詔措置會子務在必行尚慮監司守令縱吏
爲姦奉行不力令兩監察御史覺察彈奏 國子監主
簿豐城徐鹿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
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都邑用閔
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 是歲蒙古中書
省課績以濟南爲第一先是河南民北徙至濟南都元
帥知府事張榮下令民間分屋與地居之俾得樹畜且
課其殿最曠野闢爲樂土榮歷城人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賜平反後部將等官褒獎得將湖北湖南等處地方事務權宜處置等語和州縣災

宋紀一百六十九

起疆圉作重正月盡屠維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春正月甲寅初置財用司詔京西湖

北制置使副給犒沿邊戰士有差丁巳雷戊午喬行

簡請免天基節宴以答天戒從之丙寅詔以淮襄避

地流民饑寒可念沿江諸郡委官賑濟蒙古安篤爾

言於宗王曰隴西州縣方平人心猶貳漢中當隴蜀之

衝立得良將鎮之宗王曰安反側制盜賊此上策也然
無以易汝遂分蒙古千戶五人隸之以往安篤爾遣將
南戍河州之石門西戍階州之兩水謹斥候嚴巡邏守
禦遂固 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禮部尚書鄭應龍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左諫議大夫李宗勉爲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甲申李鳴復罷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
府 乙酉提舉洞霄宮葛洪薨 癸巳詔故參知政事
宣繪贈太師諡忠靖子璧服闋日與職事官以嘗預定
策也又詔繪寶慶初元所進朕卽位事始悉本先帝遺

訓可宣付史館

致異宣給爲史彌遠之黨其所進卽位事始蓋曲爲彌遠諱也宋史全文云濟

國公竑失德寢彰寧宗意不擇使相王爵閱四年不授嘉定十七年正月宰執奏事寧宗憂形於色歷言竑溺女嬖狎羣小倣誕淫褻數事且曰皇姪端重英悟可承宗祧欲竑立爲皇子續正元良之位宰執奏曰聖意堅定如此宗社之福然事大體重容少遲精審行之八月王辰召右丞相史彌遠參知政事宣繪簽書樞密院事薛極入禁中寧宗顧使前曰病已不可爲朕前與卿議立皇姪宜亟行之蓋彌遠以私意擅行廢立又使其黨飾爲此說以欺人當日宣付史館卽此誣飾之詞也今不取

丁酉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王辰言蜀中舊例乾道初虞允文以同知樞密爲四川宣撫時汪應辰歸班開禧間安丙在沔州楊輔爲成都制置旋即召還今李稟宣撫在內楊恢制置在外號令未免牽制帝曰適與輔臣言令楊恢參贊安撫矣

辰曰聖算及此全蜀之幸 己亥屯田郎官王萬進對
帝曰卿是淮人熟知邊事對曰臣非知兵陸贄有言兵
法無他人情而已但以人情區處卽是兵法帝問其說
萬曰一和字沮眾誤國帝曰和亦不可廢萬曰若專立
爲題則不可要當竝爲戰守規模 癸卯詔國子監刊
進通鑑綱目 初蒙古諸府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
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
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
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壬子朔詔曰朕夏化勵
精視民如子然內治之尚闕致外患之未平京襄旣被

于創殘淮蜀重遭於侵擾道路流離之眾慘不聊生室
廬焚燬之餘茫無所托骨肉罹於荼毒丁壯困於轉輸
嗟汝何辜由吾不德幸天人猶助於信順將帥悉力以
捍防雖烽燧之甫停柰瘡痍之未復肆頒渙號用慰羣
情發粟以賑貧蠲租而已責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死事
之家宜加卹典或乘時而嘯聚或失律而逋逃咸與惟
新同歸於治 丙辰詔別之傑募二萬人屯公安峽州
許晟大募三千人屯岳州其廩給等費所合科撥條具
以聞 己未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趙興
權言端平以來陛下明詔侍從臺諫各舉文武大小之

臣應詔者不謂不多其閒豈無魁特奇傑之人望申命大臣集侍從臺諫於都省以前所薦員僉謀公議量才授任不必拘以資格若夫內之宰執侍從三衙環尹外之列屯將帥又擇其才望之相上下者儲之以備緩急庶無乏才之歎從之 乙亥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諡

文靖賜第宅於蘇州

蒙古主以奇徹

舊倫欽察今改

部長巴

齊瑪克

舊倫人赤蠻今改

負固命皇姪莽賚扣

舊倫蒙哥今改

諸王巴

圖

舊倫拔都今改

征之臨行語之曰聞巴齊瑪克有膽氣蘇布

特

舊倫速不台今改

亦有膽勇可命爲先鋒蘇布特進戰屢勝

擄巴齊瑪克妻子於哀騰吉斯海

舊倫寬田吉思海今改

巴齊瑪

克遁入海島會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莽賚扣曰此
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眾擒巴齊瑪克命之跪巴齊
瑪克曰我爲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爲
乃囚之巴齊瑪克謂守者曰吾之竄入於海與魚何異
然終見擒天也今水還期且至軍宜早還莽賚扣聞之
卽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莽賚扣復進圍俄羅
斯默齊斯城

舊作羅思城今改

破之

夏四月壬辰以保

康軍承宣使貴謙爲保康軍節度使武康軍承宣使提
舉神祐觀與芮爲武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校書

郎劉漢弼言荆襄制閫當在江陵帝問收復襄陽之策

對曰制使若在江陵則事權重收復尚可圖也帝然之
甲申左司諫曹幽言陛下以方面付三閫而和戰之
議私自矛盾憂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說敵
未至而民先罹其禍用撒花之說民欲戰而禁其不得
往蓋以和誤國也趙葵在淮東定遠之破近在鄰境六
合之破政在屬部葵乃閉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
怯以辱國也陳韓在金陵贛口之禍天殆少警之議者
乃謂敵兵之難當非如盜賊之易制今宜責嵩之以收
復襄陽爲江陵捍蔽經理上流爲下流防拓葵則結鄰
關以禦哨騎備舟師以防海道韓則以沿江併領淮西

以安淮東若秋冬可以遇敵乃爲報效帝然之 五月
壬申行都大火延燒民廬五十三萬癸酉詔調臨安府
城內外征一月甲戌避正殿減常膳丙子出內庫緡錢
二十萬給被焚之家 辛巳詔求直言士民上書咸訴
濟王之冤初進士潘枋對策曰陛下承體先帝歸德匹
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
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
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
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封
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語多追咎史彌遠彌遠雖死徒

黨尚盛于是侍御史蔣峴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疏
劾起居舍人方大琮正字王邁編修劉克莊等鼓煽異
論并斥物性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
臣無復敢言濟王之冤者監都進奏院史彌鞏上言人
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
以蒙陛下殊知者謂嘗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
死非陛下之本心漢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
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
異乎彌鞏爲彌遠從弟心非彌遠所爲不登彌遠之門
者三十年人皆重之旋出提點江東刑獄 樞密院編

修官徐鹿卿上疏略曰臣聞不可玩者上天之怒不可
忽者人心之疑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
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
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
念其羽翼之功潛晦陰芘於是天怒不息而警之以喪
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所致顧乃委
曲調護三年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
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變理者所致陛下雖能逐
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
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

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此眾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濫邀節鉞之華恩寵先之火亦先之眾心所以重疑也貴親懿戚人頗譏其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眾心所以愈疑也今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畱中方面置局以行屬託有科降椿畱供賞此錢此物歸之誰乎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旣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旣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丁寧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漫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

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爲不窒交通之
路則謫不解不杜僥倖之門則謫不解天之所以怒也
會方大琮王邁劉克莊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

劾之由知建昌軍

致異宋史徐鹿卿傳文有舛互以鹿卿疏論戚嬖寵溺宴私爲辛卯年所

上疑未見原疏祇憑疏目又誤據傳聞之詞以爲見稱於真德秀徐氏後編辨正之是也但後編所繫之官編建安撫使幹辦公事又仍宋史之誤薛氏通鑑倫監簿則鹿卿已由國子監主簿改樞密院編修官矣今參酌書

六月甲午詔以盛暑錄臨安府繫囚常所不原者

俟約法餘隨輕重裁決大理寺三衙門二赤縣亦如之
著爲令 丙午詔以新知黃州淮西安撫李壽朋被命

已三閱月不卽便道之官乃還家安坐秋防在近不知

體國人皆若此緩急何賴可奪三官建昌軍居住 先

是蒙古侍臣托驪

舊俗改

請簡天下室女詔下耶律楚

材尼之不行蒙古主怒楚材進曰向選女二十有八人

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蒙古主良久

曰可罷之是月左翼諸部譌言括民女蒙古主怒因括

以賜麾下

秋七月己未詔淮西制參李曾伯等各進

秩一等以去冬敵兵侵合肥浮光遣援有勞也 八月

甲申追封趙汝愚爲福王

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

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

金人土人多流寓東平宋子

貞周給之擇其才者薦於行臺嚴實由是劉肅李昉皆

見用掌書記徐世隆亦勸實收養寒素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實以濟陰商挺爲諸子師以永年王磐爲諸生師旣而迎元好問校試諸生文預選者閭復徐炎李謙孟祺四人後皆知名 耶律楚材言於蒙古主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業儒臣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佗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爲中選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東平楊奐等四千三十人免爲奴

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略備
九月壬子刑部侍郎兼侍講李大同言陛下念祖宗
付託之重肆頒御筆令宗司參酌彝典建置內學選育
宗賢臣謂取之屬籍必其家庭之習尚父兄之教詔薰
然有和平之氣藹然有禮義之風師保之官所以養成
其器業必者德靖重有可象之儀經學通貫有開明之
益若宮嬪之爲保姆內臣之爲承直亦必年齒老成稟
資純厚之人蓋內學之建非王邸講授比當置教官三
四員日輪一人晨入暮出不許無故輟講席宗賢與正
人居而德性成矣先是帝欲建內小學令選宗子十歲

以下質美者以問丁巳遂建學置教授二員選宗室子弟就學戊午太常丞兼金部郎官陳煜言內學教導之職當重其選帝曰難其人煜奏師儒之官不但講授當隨事規益養成德器 庚午詔淮東制置使趙葵計度

邊事已措置奏聞 蒙古諸將由八柳渡河入汴城守

臣劉甫置酒大慶殿塔斯曰此故金主所居我人臣也

不敢處此遂宴於甫第 冬十月蒙古宗王昆布哈

口溫不圍光州史天澤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進

次復州南師以舟三千鎖湖而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將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之不逾時柵破復

州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南師夜出斫營天澤手
所擊殺無數麾下兵繼至悉擁南師入淮水 昆布哈

攻黃州孟珙引師救卻之

致異元史略地至黃州宋懼請和乃還今從宋史

遂

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攻焚樓櫓杲隨陷隨
補蒙古招敢死士爲巴圖魯攻城以自效杲募善射者
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
頃杲分兵扼垣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
士奪垣路士皆奮躍力戰會池州都統制安豐呂文德
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兵遂引還文德魁梧勇悍嘗
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

山獵獲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累功超遷軍職

蒙古兵攻夔府蜀兵陳江之南岸蒙古千戶郝和尚選
驍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橫馳陳中旣出復入蜀兵大敗
十一月丙辰詔湖南帥臣趙師恕進兩秩以平衡州
鄱縣寇也 甲子樞密副都承旨趙以夫言臣嘗歷考

春秋與歷代志紀日食爲咎食淺者禍淺食深者禍深
大要在修德政以弭之乃季冬朔日歷家預言日食將
旣夫日食猶曰古所有之異也然日與金木水火四星
俱躔於斗食將旣則四星俱見日中見斗此則古之所
無之異也斗分屬吾禍福有歸望陛下亟側身修行則

太陽當爲之不虧不則如占者言咎已著明禍必隨應
宗社事重生靈事重可不念哉 丙寅詔權免明年正
旦朝會辛未損膳避朝乙亥大赦 十二月戊寅朔日
有食之 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郎官王伯大言今天
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
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躋足而待也未幾
而以治亂安危之幾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
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亾言矣
嗚呼以亾爲言猶知有亾也今也置亾而不言矣人主
之患莫大乎處危亾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亾

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藉藉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議茲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有漢黨錮元祐黨籍之事數者皆犯前世危亡之轍忠臣志士憤激言之陛下雖曰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詞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謗言者多聽者厭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愎則罪言黜諫之意已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迂已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

一身莫不破崖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閤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於朝矣陛下試反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保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所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於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言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官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不行邪徑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譏說

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管者所進今不知其亾柔佞聞聿之徒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取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何爲陛下分此謫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爲之曲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盡去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謫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己亥詔罷天基節上壽 壬寅詔衡州置雄楚軍五百人 丙午出

豐儲倉萬石贍臨安貧民 蒙古耶律楚材薦楊奐爲
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
曰僕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況河
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
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
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至以簡易爲治按行
境內親閱監務月課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
上汝欲我爲之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

嘉熙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春正月戊申朔詔侍從臺諫卿監郎

官帥臣監司及前宰執侍從舉曉暢兵機通練財計者

各二人三衙及諸軍都副統制舉堪充將材者二人

以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余天錫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己未詔淮西被兵日久近令荆湖制置使

史嵩之應援黃州淮東制置使趙葵應援安豐俱能命將出師捷書上聞朕深嘉歎可令學士降詔獎諭有功將士姓名令制司等第具上推賞光州信陽二城併當乘勝共圖克復 辛酉以華文閣學士史嵩之爲端明

殿學士視執政恩數寶章閣學士趙葵爲刑部尚書制置竝如舊孟珙而下遷轉各有差 二月甲申知蘄州張可大伏誅知安慶府李士達除名編管雷州以棄城

宵遁也 丁亥以大理寺少卿朱揚祖爲蒙古押伴使

庚寅以史嵩之爲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 癸巳太宗正丞賈似道言北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堂孝宗眞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 戊戌詔近覽李璣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靖爲急宜施蕩宥之澤以示憂顧之懷可令學士院降德音准西被兵近已獲捷亦合一體施行 蒙古使王檄入見議歲幣銀絹各二十萬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蓰矣

史嵩之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
戰如收復襄光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
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致
虛損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丁未朔詔安集淮蜀軍民
戊申以將倫監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濠州團練使
右武衛將軍張勝副之 己未以著倫郎兼權工部郎
官李心傳爲祕書少監史館修撰修高宗孝宗光宗寧
宗四朝國史實錄 辛酉以史嵩之兼督視光斬黃蘗
施州軍馬 夏四月庚寅都省言國計軍需多仰鹽課
乾道以來歲額六十五萬有奇自鈔法變而請買稀少

亭戶失業請飭江淮諸司諸屯毋得私買浮鹽令提舉
司復亭場委官屬依直收買則利歸公上或以贍軍爲
辭當覈實以聞從之 戊戌詔戶部及財用司應折帛
沙田酒息鹽袋租穀絲絹錢團田浸官田米未催者悉
行拘催歲終較其數而殿最之 閏月丁卯右司郎官
傅康言陛下更化之初嘗置局會計財賦當時版曹以
合發上供之數置籍應詔今殿最法是也凡州郡之出
納則不與知焉請朝廷給降印冊別其窠名頒之漕司
下之州郡每季以冊上於朝會萃爲書藏之計簿房命
近臣董其事從之 壬申賜進士周坦以下四百二十

三人及第出身

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癸未以李鳴

復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宗勉參知政事余天錫
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喬行簡言兵財二端尤今急務
欲以兵事委之鳴復財用委之宗勉楮幣委之天錫凡
有利病各務討論有當眾議者容臣參酌然後施行從
之 以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講道著書隱居不仕
足勸後學時特補迪功郎如愚換授從事郎竝充祕閣
校勘喬行簡薦之也 六月蒙古築圖蘇湖城倫迎駕
殿 蒙古貴近臣譖耶律楚材違制庇逃軍蒙古主怒
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旨解縛進曰臣備位

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
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
國有大事何以行爲蒙古主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耶
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
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
制漕運皆適於時務悉施行之 秋七月甲戌朔以霖
雨詔求直言 庚寅釋中外杖以下囚調贖賞錢 八
月癸亥詔朕親覽中外臣僚封事多有可采後省看詳
有切朕躬關時政者節錄奏聞當議行仍與旌賞 蒙
古徵收課稅使陳時可高慶民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

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俟豐歲議 蒙古太原路轉
運使呂俊副使劉子俊以賊抵罪蒙古主責耶律楚材
曰卿言孔子之道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楚
材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
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欲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
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見廢於我朝乎蒙古主意
乃解 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 蒙古宴羣臣於行宮
塔斯大醉蒙古主語侍臣曰塔斯神已逝矣其能久乎
逾年果卒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
造舟巢湖以侵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鑿兩濠攻

具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竭力守禦蒙古築垣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卽垣下焚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翎七層俄礮中垣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水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軍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獎諭有功將士賞賚有差 冬十月己酉戶部尚書趙與權言暴風淫雨害於桑盛浙江東西室廬漂蕩願下哀痛之詔遣賜卹之使徧行諸道許以便安施惠從之 丁卯監察御史曹箴言蒙古之興勞聖慮者五年矣聘使往來謂息兵有期秋風未高合淝已受重

聞和安在哉願陛下移畏敵者畏天易信和者而信守
則天祐人助矣 淮東總領吳潛言宗子時曠部集淮
東西流民約十餘萬口團結十七砦內強壯二萬可籍
爲兵近調千百人爲合肥之援請與補官從之 蒙古
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周敦頤之名未至河朔楊惟中
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乃收集伊洛諸書載
送燕京及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程頤
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配會請趙復爲師王粹佐之
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十
一月己卯戒飭百官 衍聖公孔元楷言於蒙古主曰

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以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有存者請降旨收錄蒙古主從之命各路管民官如有以金知禮樂舊人可併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搭領之於本路稅課給其食 十二月壬寅朔詔并淮東西湖廣總所四川茶馬制置司犒賞諸擺鋪兵 丙午光州守臣董世臣伏誅司戶柳具舉配海外以其棄城降敵也 甲寅兵部郎官范應鈴面對帝問廣中諸郡應鈴云雖不及管然亦可爲但去夫萬里人不守法二十五郡各得一廉太守民自受惠且如宐州卒莫通等叛提刑張琮親往招安通等聞是宐州舊守卽叩頭出

降此太守得人之效帝然之 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
直平槩量毋得科抑申嚴秋苗苛取之禁 起李韶爲
禮部侍郎辭不允詔所在州軍護送至闕史嵩之遣人
謂韶曰無言濟邸宮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
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庶吏治修舉事變少異
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
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死或罷莫有爲陛下任其責
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
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
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

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尚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時人與杜範稱爲李杜 蒙古諸勳貴以嚴實久鎮東平議裂其地爲十分封勳貴各私其入與有司無相關先是實遣奏差官王玉汝至京師通聞其議慨然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耶律楚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玉汝爲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使詣蒙古主前陳訴玉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閒三棄其家卒無異志豈與

迎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蒙
古主嘉王汝忠款且以其言爲直由是地得不分

嘉熙三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

章軍國重事進封益國公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
余天錫參知政事吏部尙書兼給事中游侶爲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曰朕臨御十有六載

願治徒勤責成二三大臣課效猶邈法元祐尊大老之
典特諮重事於平章遵紹興竝二相之規蓋欲相應於
表裏毋狃舊習毋玩細娛 戊戌詔四川連年擾攘州

縣闕官其赴銓人年二十已上者免試發還漕司簾引放行注授一次 蒙古主素嗜酒晚歲尤甚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尙如此況五臟乎蒙古主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能若此乎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蒙古富人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耶律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楚材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尙以班超之言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譏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 二月壬寅以余天錫兼同知樞密院

事 丙午以史嵩之依舊兼都督江西湖南軍馬 癸
丑詔朕比命相臣往開督府兩淮西蜀相距迢遙要須
脈絡貫通易於運掉其諸制閫監司帥守戎帥等宜皆
同心協力毋徇己私 丁卯以史嵩之都督江淮京湖
四川軍馬 三月癸未出豐儲倉米二十萬石賑糶臨
安貧民 壬辰決中外繫囚 癸巳雨雹甲午避正殿
損常膳令中外臣僚講求闕政 孟珙與蒙古三戰遂
復信陽軍及樊城襄陽尋又復光化軍息蔡亦降珙因
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馬器
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

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

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

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

鋒軍

攷異元史太宗紀八年丙申冬襄陽府來附以游

游願

領襄陽樊城事十年戊戌襄陽別將劉義叔

宋逃歸按戊戌爲嘉熙二年而宋史孟珙傳繫三年正月亦不載劉義叔

叛降事今從之夏四月庚子朔再決中外繫囚杖以

下釋之辛丑知臨安府趙與懃言潮鬻江岸近諭改

佗石隄乞備材石役軍兵庶可修築帝曰卿宜更畱意

尋詔覽所圖江面坍塌尤多可創下兩司募人夫併力

修築責以限期嚴立賞罰如王延世之法疾速施行毋

更弛慢 以不雨復詔州縣賑流民決繫囚蠲賦賞錢
庚戌以雨未通濟復詔決中外繫囚原減有差 庚申
詔流民艱會令逐路漕司常平司下州縣多方存卹其
經戰陳處有遺骸能掩藏者量與給賜仍核其實以聞
丁丑帝問蜀事聞四月哨騎未已宰執言所傳果如
此夔門重地尤當加意又言戰功冒濫有一年喝轉八
九官者人多假此忝職科第請照會游侶之請應軍功
補官人須令依舊從軍帝然之 庚辰以久不雨再決
中外繫囚 丙戌吏部郎中侯子震進對詔勸端平三
年民畸零租 五月己亥朔詔以江潮爲沴命趙與權

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專任修築塘岸以防衝決仍令
兩浙運副曾穎秀極力協助 六月庚子以崔與之力
辭相位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蒙古兵攻重慶丙寅
詔曰秋防將近邊警日聞朕旣命宰臣以督師正藉諸
閫之叶濟所宜一乃心力同應事機四川急則荆閫援
之和濡急則江閫援之眞秦急則淮閫援之務要脈絡
貫通毋或秦越相視 秋七月戊辰朔命諸路提舉常
平司下所部州縣捕蝗 庚寅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
苛取之禁諸路轉運司察其違者劾之 蒙古以山東
諸路災免其稅糧 八月戊戌以潮患告于天地宗廟

社稷宮觀 以游侶爲參知政事禮部尙書許應龍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諫議大夫林略爲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以楮輕詔戶部下諸路
州軍應稅賦征權其一半見錢聽民間以全會折納嚴
戢欺抑等弊監司御史臺察其違者劾之 九月己卯
朝獻景靈宮庚辰朝饗太廟辛巳大饗于明堂大赦
戊子詔川廣監司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 辛卯以江
湖浙東建劔汀邵旱傷詔諸路提舉常平司覈所部州
縣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仍敕制總司今後毋輒移
用違者坐之從左司諫徐榮叟請也 陳韓斬殿司崔

福以其不從本司調遣也初福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
重江淮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韡以私忿殺之冬十月
庚申許應龍林略罷詔出封樁庫祠牒三百道下江
東憲司賑饒信南康三郡旱傷之民十一月丙子以
兵部尚書范鍾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戊寅
給諸軍薪炭錢出戍者倍之十二月己未觀文殿大
學士致仕崔與之薨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孟
珙諜知蒙古塔爾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下策其必道
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
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

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琪密遣諸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旣入蜀琪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閒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襲震動琪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堽砦勝之遂復夔州 初耶律楚材定蒙古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十萬兩至是回回部人溫都爾哈瑪爾舊倫奧都刺合蠻今改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兩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言與涕俱蒙古主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

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
自此始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